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四

列舍牽牛後論

歲星犯牽牛　熒惑犯牽牛

鎮星犯牽牛　太白犯牽牛

辰星犯牽牛　客星犯牽牛

彗星犯牽牛　孛星犯牽牛

流星犯牽牛　雲氣犯牽牛

歲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歲星入牛則諸侯有失期者守牛四十至九十日則天下和平道德明四夷來朝中國

天文總論曰歲星守牛色潤而明大則越主來獻寶貝珠玉

武密曰歲星留守牛則牛多疫死

李淳風曰歲星守牛則陰陽不和五穀傷
陶隱居曰歲星逆行久守牛則有水災
荊州占曰歲星入牛貴人多死臣謀其主歲多寒民饑又曰虎
狼害人小兒多死
陳卓曰歲星守牛萬物不成人民病六畜賊（古今註曰謂無行者如是也）
石申曰歲星守牛農人死於野
海中占曰歲星守牛東不利小兒守牛西多風雪守牛南多死
牛羊守牛北民多流亡非餓滿道路
郄萌曰歲星守牛東春牛癘守牛南夏牛癘守牛西三尺歲大
旱守牛北五尺歲大水
郄萌曰歲星逆行守牛其君不憂親戚（古今註曰逆行守牛謂失度如是也）
李淳風曰歲星犯牛吳獻金銀者（古今註曰謂相去七寸之內而光澤者此也）

武密曰歲星居牛三十日至九十日天下和平道德明四夷朝
中國一曰歲星守牽牛農人死於野陰陽不和五穀多傷（古今註曰歲星守牛謂變色者此也）
陶隱居曰歲星久守牛人臣謀主若逆行久守有水災道路不
通（古今註曰謂久留而不去者此也）
武密曰歲星留南牛為破軍殺將牛多疫
荊州占曰歲星逆行守牛宮中有火亦曰後宮有憂
大象旁通曰歲星不循軌度及失四時常色犯牽牛者其國有
破軍殺將亦曰大將被斥逐亦主以事坐法
熒惑犯牽牛
天文錄曰熒惑入牛中四月則越王憂糴貴犯守之諸侯多疫
熒惑居陰有憂入牛中央或出守牛之南二十日則二十日

則有大赦古今註曰一入而出出而守之為順守者以此

天文總論曰熒惑久守牛其分人飢有火災

陶隱居曰熒惑守牛則有老臣叛牛貴古今註曰謂逆守之者如此

郄萌曰熒惑出牛春旱秋水若犯牛其國之君必外其大臣古今註曰熒惑之出謂春秋非其時也占曰君失臣者

陳卓叙占曰歲星入犯牽牛臣謀其主古今註曰謂不循軌度而逆犯之亦曰犯中央大星

海中占曰歲星犯牛諸侯多病古今註曰謂自下而犯中央者以此

郄萌曰熒惑舍牛河津關梁不通

挺輔佐曰熒惑居牛陰有憂古今註曰陽南陰北又曰陽前陰後也

甘德曰熒惑守牛六十日至八十日者兵起牛車用古今註曰逆犯守久者以此

李淳風曰熒惑守牛有犧牲之事若四月越主死糴貴多火災

若犯留守牛有破軍殺將

石申曰熒惑守牛大臣叛兵起五穀不熟

武密曰熒惑守牛大人有疾兵起

李佺曰熒惑守牛有破軍殺將古今註曰牛南為左將中央星為大將熒惑南犯而抵中央者其占如此

大象旁通曰熒惑逆犯入牛中其國有兵喪亦曰為急兵為大喪

陳卓叙占曰熒惑失度倚牛前為大疾疫熒惑失度倚牛後為女主憂入守中央大星其國無君亦曰為內亂

鎮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鎮星犯牛有土功事守牛則大赦天下鹽貴牛馬死

天文總論曰鎮星守牛其分多忠臣義士有赦天下有急令守

牛南大人惡之守牛北庶人多患憂（古今註曰鎮守牛謂順度而守者如是守牛南為大南守牛北為大北皆失常也故其占如此）

陶隱居曰鎮星守牛賊臣謀主有失土之君（古今註曰謂不循軌度而逆守之也）

陳卓曰鎮星守犯牛有土功事（古今註曰謂自上而入守也）

海中占曰鎮星守牛多有雨雪人民疾牛馬病（古今註曰謂自下而入牛守之也）

郄萌曰鎮星逆行犯牛者有盜賊

大象旁通曰鎮星不循軌度及失四時休王常時色犯守牵牛者其國有土功役民多怨因以失天下心國祀棄

陳卓曰鎮星逆行失本次犯牵牛中央大星其野有兵憂亦曰大臣以兵叛主又曰有彊臣者

河圖遺書曰鎮星犯牛乘凌久而不去者國失忠臣亦曰君失臣

古今星釋曰鎮星守牵牛中央星久而又犯之其國有死將亦曰有亂兵若乘之久而復去去而復久居之者南越有內亂兵亦主有死君若鎮出牛久而復凌犯其分有奇禍大人當之也

太白犯牵牛

天文錄曰太白出入留舍三十日不下則牛大貴

天文總論曰太白留守舍牛臣為亂

海中占曰太白守犯牛諸侯不通又曰祆言無已

郄萌曰太白留守舍牛臣為亂

荊州占曰太白入牛有兵謀人多死

李淳風曰太白入牛天下牛車用若牛守入留之將軍失其衆大人死若犯牛為破軍（古今註曰身外而直抵之曰入因而留守之者將軍失衆大人死又曰犯）

牛為破軍謂失度而逆犯之者也

武密曰太白守牛國有大兵若犯牛其國易政

陶隱居曰太白守牛地洩有兵起城下人多死

李佺曰太白犯牛將軍失衆若守牽牛中主兵起

大象旁通占曰太白經天犯守牽牛者其國有破軍殺將亦曰

國失賢將天下亂

陳卓叙占曰太白逆犯牽牛因晝見其野有更王亦曰大將以

兵叛主又曰兵潰殺主將

一行游儀後論曰太白失度及失常色其野有兵憂亦曰急兵

起南越

大象旁通曰太白逆行犯牽牛及留守之久而不去者其國大

有憂亦曰國失賢將

辰星犯牽牛

天文録曰辰星乘牽牛有犧牲之事守牛則歲多水其分民憂

之也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牛則五穀小登守之牛疾疫古今註曰辰星順度犯牛主五穀小登失行逆犯者不然

郄萌曰辰星犯牛民多死喪

荆州占曰辰星犯牛關梁不通

陶隱居曰辰星常以冬朝於牛當不朝為失律二時不朝為失

政三時不朝來年五穀不豐大水為害古今註曰辰星朝牽牛於東不朝為失律失政正如熒惑常以十一月受制於太微宮此為古說膠柱宜以歷數推測之無失也

大象旁通曰辰星逆行失度犯牽牛者其國大水災毀城邑漂

人民禾稼為魚餌亦曰五穀充魚腹

廣古今占曰衣星犯逆行失度守牛久而不去者其國有臣謀主亦曰大臣有陰謀

河圖遺書曰衣星失常不循軌度入守牛中央大星其國大人有憂亦曰南越有奇禍大人當之

客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客星犯牛諸候客有來出牛君使入於諸候以四足為幣色赤言兵色白言義色黃言土功色青言有憂色黑言凶

陶隱居曰客星守牛則有兵起古今注曰客星色變守牛則主兵起也

武密曰客星出牛則地動牛馬貴三倍守牛則越有犀象獻中國古今註曰客星守牛言越獻犀象者謂色黃潤者以此

甘德曰客星守牛越南起兵

海中占曰客星出牛牛多死者若犯有犧牲之事古今註曰客星守牛國多祭祀則客星犯牛故犧牲之事者是也

郗萌曰客星舍牛臣謀其主五穀不登

陶隱居曰客星守犯牛三十日有兵起

李淳風曰客星守牛盜賊在海歲多鹵水

武密曰客星守牛越有獻象於中國者又曰牛馬貴

彗星犯牽牛

天文錄曰彗星出牛有兵糴貴牛死守牛北夷將亂

石申曰彗星行歷牛中則吳地兵起自為首者即自殺之兆矣

大象旁通曰彗星如箒掃牽牛則國君有憂亦曰有改王若彗本在牛中央則南越受禍

陳卓叙占曰彗星拂牽牛主除舊寘新之象牛為七政之所始

而彗出之其國君死亦曰國有大兵喪兹亦除舊寘新之象也

河圖遺書曰彗星如疋練光芒若火炸拂上星者其國有兵變亦曰吳地有兵起

張平子通例曰彗星指牽牛南二星光芒相奄其國下謀上一曰彊臣脅主又曰臣彊在政

孛星犯牽牛

天文録曰孛星出牛糴貴則牛大貴其下當有自立者後三年自當滅

李淳風曰孛星出牛大貴或死

陶隱居曰孛星歷牛中吳越有自為土者出七十餘日有更改之象

陳卓曰孛星出牛有改元易號之象糴貴牛多死

武密曰孛星出牛四夷兵起邊境侵中國人主憂

流星犯牽牛

天文録曰流星干牛則大將出期百八十日

天文總論曰流星出犯牛有四足虫來獻者

武密曰流星色赤入天鼓將受命於主出天鼓將如星所之以占四方

李淳風曰流星犯牛王改事春夏犯穀熟秋冬穀貴

乙巳例略曰流星黑色入牛牛馬疫色黃牛馬日盛

雲氣干犯牽牛

天文録曰蒼白氣入牛則民多疾黃白氣入牛畜息黑氣入牛則牛死

天文總論曰赤氣入牛有兵

武密曰蒼白氣横貫牛有喪除舊布新之象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五月有蒼雲横貫牽牛占曰除舊布新之象

至二年孫琳以兵圍宮癈主孫亮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四終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五

須女前論

須女統占

須女所管星

日暈須女

月暈須女

須女統占

傳曰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女賤妾之稱職之卑也

星讚曰女星主布帛裁製嫁娶也

甘德曰女星明則天下大豐女功有儲大國充富星小不明則

天下虛空國藏不足

郄萌曰女星明則女功昌星小不明則法令易詩書滅絶

須女所主分野度數

日蝕須女

月蝕須女

古今星釋曰須女四星主賤妾之象婦職之最下者也星明潤則女功以絲枲以為事后親蠶以先女功天下不約而勸星暗及小明女功不修布帛貴天下多淫多風人倫盡廢大壞也

陳卓叙占曰須女貴明大不喜小明星明大而光澤者勝星小明而不見者凶星踈坼則女功不以絲枲為事以奢侈為心星就聚則國多倡徘一曰賤妾

大象旁通曰須女星貴明潤明潤則國多貞女烈婦星移徙則國多寡婦一曰女功廢四星俱亡則賤妾敗風教亦曰國多女喪

河圖遺書曰須女星光浮而數動揺及變色者巫女以妖言惑衆聽亦曰國尚祆言以賤女為巫師

張平子通例曰須女天之少府亦主布帛裁製嫁娶之事四星俱出怒角則賤妾有暴貴者不見而小明主布帛貴婚姻不以時也

女宿所主分野度數

須女四星一十二度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五度在赤道外一十四度

舊經去極一百四度

唐一行測須女去極一百一度

天文録曰須女所主分野屬海口外國堅髮女國狗頭并九小國九處

女宿所管星

秦二星其西星入女三度　代二星其北星入女七度

韓一星入女七度
燕一星入女一度
楚一星入女三度
璿瑜三星在天壘城南其西星入女十度
司祿二星次司命其東星入女一十度
司非二星次司微其西星入女一十一度
魏一星入女五度
晉一星入女八度
鄭一星入女八度半
司命二星在盧北其東星入女一十一度
司危二星次司祿其西星入女一十一度
天津九星在須中其東五星入女十二度

日蝕女宿

天文錄曰日蝕女宿則宮中有使巫祝祠禱以求賢幸者
天文總論曰日在女蝕主越分饑
陶隱居曰日蝕女在其中其邦有憂患
甘德曰日蝕須女邦女有慶天下女工不為
武密曰日蝕須女戒在巫祝后妃禱祠
郄萌曰日在女蝕后妃疾病
大象旁通曰須女乃天之少府也主女職之卑賤者也日在女
蝕旁有兩珥有暴貴賤女亦曰有倡俳入宮
陳卓叙占曰日在女蝕從上始者賤妾犯貴女亦曰后妃失勢
賤妾受寵日在女蝕從中始者是猶黑子然黑子亦中蝕也
主其國有內亂一曰政歸房幃
河圖遺書曰日蝕須女幾既後宮有憂又曰嬪御有被黜亦主
後宮有陰謀事露坐法
古今星釋曰日蝕須女在晦不在朔主賤妾干朝政一曰政出
女主日蝕須女在二日不在朔主後宮兵起亦曰賤妾受君
賞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在須女春蝕甲乙日後宮有妬忌賤妾夏

蝕丙丁日後宮有陰謀一曰後宮災秋蝕庚辛日後宮有兵
起四季蝕戊己日人君更造後宮興土役亦主後宮以巫祠
求幸者

日暈女

天文總論曰日暈女則後宮有憂有霧氣
武密曰日暈須女後宮有囚廢者一曰女主憂
陳卓叙占曰日暈須女再重內赤黃外青白其下有女喪亦曰
賤妾凌貴后
張平子通例曰日暈須女五重及七重已上者後宮爭訟亦曰
有廢后
海上通占曰日暈須女旁女兩珥內有黑氣者後宮陰殺無辜
亦曰女主有陰謀

大象旁通曰日暈須女內白黃赤外蒼中有黑氣掩日者其國
以巫祝祆言為是淫巫專恣無君以干時政
河圖遺書曰日暈須女日月有黑子暈旁有黑氣奄日者后妃
被戮後宮有用巫祝淫祀以求貴幸者又曰天下有淫風倡
俳入禁庭
廣古今占曰日暈須女則后不親蠶天下不務女功日暈須女
無他變者布帛貴婚姻失時天下多淫風

月蝕女

天文錄曰月蝕女則宮中有巫祝呪詛禱以求幸事當有黜者
天文總論曰月蝕女則其國女主憂女工廢
武密曰月蝕女則有兵一曰旱
石申曰月蝕女國有憂女工不為多游女

大象旁通曰月蝕須女后妃惡之若月蝕幾既者其國有廢后
亦曰後宮亂又曰禁廷有急兵
古今通占曰月在須女蝕從土始后妃不親蠶以先女功不承
祭祀以奉祖考故月蝕須女從上始也月在須女蝕從下始
者賤妾有暴貴者亦曰有立后月在須女蝕從旁始者賤祝
以祅言惑主聽亦主宮中巫祝禱祠以求主幸者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在須女蝕既天晦不見星者國有女喪亦
曰有被黜貴女
河圖遺書曰月在須女蝕在望其國女主擅權亦曰後族專政
恣慠無君卒致大亂
張平子通例曰月蝕須女非其月其國有失寵女主亦曰有失
勢后妃又曰後宮亂
廣古今占曰月在須女蝕不在望旁有黑雲奄月者政出房幃
天子拱守
月暈須女
天文錄曰月暈須女則寡婦多死風起有兵
武密曰月暈須女兩重及三重女主崩又曰后妃被廢黜者嬪
御憂
李淳風曰月暈須女兵進而不鬬有兵謀不成
古今星釋曰月暈須女其國多游女若兩軍相當月暈須女有
風則不戰無風則不利先舉者
京房外傳曰月暈女再重及五重者主後宮有疾疫亦曰嬪御
多病
大象旁通曰月暈須女與歲星合者后妃有儲嗣之慶亦曰受

天子罷賜月暈須女與熒惑合者後宮有匿謀又曰有妬女
月暈須女與鎮星合者女主尚奢不務節儉又曰女功廢月
暈須女與太白合者其國有急兵亦曰后族以兵叛天子月
暈須女與辰星合者其國女主陰謀亦曰使巫祝禱祠以固
主宰
張平子通例曰月暈望在須女主後宮惑妖言以害內政月暈
須女在上弦日主內政不修月暈須女在下弦日主倡俳日
入禁庭

月犯須女

天文錄曰月犯女其國有憂將軍死
天文總論曰月犯女女子憂
武密曰月犯女有變有兵不戰而降亦為帛布貴為女工廢有
女令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須女天下多患
郗萌曰月變須女有兵不戰而降又曰有嫁娶之事古今註曰月變須女
謂居須女而失常故曰月變
李淳風曰月犯女有女惑之事
河圖遺書曰月犯須女行側道者后妃失勢月入須女倚女前
則布帛貴月入須女倚女後則女工廢若順度居須女中則
后妃親蠶以先女功當崇婦道以正天下亦曰修政
大象旁通曰月逆行女中天子宮空又曰月逆行失度以犯之
主徙後宮此其所以空之也
陳卓叙占曰月失行及失度犯須女後宮有憂若守犯之其國
多寡婦亦曰有兵喪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五終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六

列舍須女後論

歲星犯須女　熒惑犯須女

鎮星犯須女　太白犯須女

辰星犯須女　客星犯須女

彗星犯須女　孛星犯須女

流星犯須女　雲氣干犯須女

歲星犯須女

天文錄曰歲星入牛女宿則諸侯有賀天子以美女期三十日若九十日留女二十日主布帛貴國有女喜嫁娶之事一曰五穀熟

天文總論曰歲星犯須女則外國進女者主后妃宮中受賜不受

百日

陶隱居曰歲星守女則歲多永

荆州占曰歲星留須女則歲二十日布帛大貴

石申曰歲星守須女其國饑有喪人多凍死

甘德曰歲星犯女國有喜立后太子

郄萌曰歲星逆行須女君子不務農桑

巫咸曰歲星守女歲多水國有女喜

武密曰歲星守女糴貴民有火災

大象旁通曰歲星順度循軌守須女其野女主有婦道以正天下若失行逆度犯守須女者後宮失紀綱一曰内政大懐有憂

河圖遺書曰歲星不依軌道退行犯守須女者其野有廢后嬪

御憂

古今星釋曰歲星出怒角犯守須女主后妃匪德以失勢亦主天子不親田桑

張平子通例曰歲星出濁犯須女太南其國大旱歲饑犯須女太北其野大水民流亡

熒惑犯須女

天文録曰熒惑入須女糴貴二十日天子受女子之慶若熒惑居陽有喜居陰有慶

天文總論曰熒惑入女中布帛貴則天子納美女

武密曰熒惑留逆行犯守女則大臣憂又曰入女中則主皇后死布帛貴民有災若鎮守熒惑同在須女皇后病宮中多災異

陶隱居曰熒惑守須女老婦多死布帛大貴

荆州占曰熒惑入須女天子納女

郄萌曰熒惑出入須女留五十日不下其國兵出

海中占曰熒惑犯守須女國多祆祥大臣當之

梃佐輔曰熒惑居陰有憂

郄萌曰熒惑守留女有叛逆者若守女北主大水若逆行至牛

復還女千里無稼穡

荆州占曰熒惑守女為政急若色青有女喪宮中女憂色黑多

死色黄白喜

陳卓曰熒惑守女大人不安五穀不登民多疾病

甘德曰熒惑守女王者發布帛枲絲麻貴

巫咸曰熒惑守女有女喪

李佺曰熒惑入須女中兵大起

大象旁通曰熒惑逆行失度犯須女者後宮有憂亦曰有女子

喪若居須女之陽後宮有喜居須女之陰宮中有喪一曰貴

女惡之

古今星釋曰熒惑退行犯須女其國有暴貴美人亦曰有賤女

入天子禁庭又曰火退犯女後宮無主亦曰内政不修婦道

大廢

鎮星犯須女

天文録曰鎮星入須女主天子有喜守女宿則后有喜賤者暴

貴

天文總論曰鎮星逆行守女色變不明主女不親蠶事

武密曰鎮星守凌女則大臣必有變命更改

郄萌曰鎮星留舍女中其國益彊以武致天下若逆行女色不明為女主不親蠶桑若留女三十日不行有失地之君五十日不下有民流亡

海中占曰鎮星守女山水出為廬舍多壞土功

石申占曰鎮星守須女女謂行后專政又曰人相嫉妬惡之有女喪

古今星釋曰鎮星逆行失度不循軌犯守須女三十日不下者其國有妖惑衆女以害政內亦曰後宮用巫祝祠禱以求主宰

大象旁通曰鎮星逆行失度犯須女主后不親蠶桑以失婦道亦曰國多游女又曰有寡婦敗風教

太白犯須女

天文錄曰太白犯女則布帛貴守女嫁娶之事出入女則其國有兵臣有憂

武密曰太白犯女去一尺而守之女多寡

石申曰太白入女中幸臣與女當有謀兵廢於內又曰婦人多寡民災庫藏出金帛

陳卓曰太白犯女布帛貴

海中占曰太白犯女兵行北行一曰有嫁娶之事

荊州占曰太白犯女天下多寡女

甘德曰太白犯女軍發府藏珎寶出

李淳風曰太白守留女有喪若出入舍女棺木暴貴

陳卓叙占曰太白經天犯守須女其國主有女喪亦曰女主惡之

廣古今占曰太白犯須女因晝見其野宮中廢后亦曰賤女奪權

辰星犯須女

天文録曰辰星犯女有女驚織繒帛貴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守女其國多嫁娶婚禮之事不爾外國來進美女者久守則后妃夫人有憂也

陶隱居曰辰星彖女萬物不成若守后妃夫人有憂

石申曰辰星守女水災布帛貴

李淳風曰辰星守女有赦古今註曰辰星順守須女期六十日有赦者是也

陳卓曰辰星犯須女國飢民多疾

黃帝曰辰星守女天下寡女多死

荆州曰辰星守女兵起臣當之

郄萌曰辰星守女南地數被火守女北地數被水古今註曰臣守女陽為南為前守女陰為北為復因其陰陽之變以命水火之咎也

海中占曰辰星守女天下雨水無霽

郄萌曰辰星守女妾為主古今註曰謂逆行失度之守也

客星犯須女

天文録曰客星干犯須女則隣國有以奇女來進侍者妾遷為后守女則南邦獻女賤妾暴貴糴貴客星色黃白而出女則吉色青黑凶赤則憂

荆州占曰客星入女有嫁娶事絲帛貴

陳卓曰客星守女諸侯有兵江淮路不通一曰糴貴

陶隱居曰客星犯女兵起女人為亂

武密曰客星守女女有出者

李淳風曰客星守女宮人有憂貴人有死

彗星犯女宿

天文錄曰彗星出女則有水災糴貴鹽貴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入女其國有憂王者惡之

陶隱居曰慧星行犯女其國兵起女人為亂

陳卓曰彗星干犯須女隣國有以奇女來進者

武密曰慧星孛犯女其邦兵起為亂王者無信若退女所親天下安寧

李淳風曰慧星出須女其國大夫起兵女主為亂將軍戰

石申曰彗星出女兵亂良民受禍布帛貴

孛星犯須女

天文錄曰孛星干犯女則隣國有奇女來進侍者

天文總論曰孛星出入女則其國有憂王者惡之

武密曰孛星犯女其邦兵起女為亂退女所親天下安寧

石申曰孛星犯女兵亂女子惡之

陳卓曰孛星干犯須女有奇女進來遷為后

李淳風曰孛星出須女有戰亡不出三年

流星犯須女

天文錄曰流星犯入女則天子納美女抵犯女則貴女有下獄者期一百八十日

武密曰流星入女天子為納美女流星出女御有使者若干犯女有貴女下獄者若抵女女主有死期一年

乙巳略例占曰流星黃潤出入女天子納妃為后亦曰為婦禮之喜若流星色黑出入女天下子女工死色白後宮妾死

雲氣干犯須女

天文録曰黄白氣入女有嫁女事白氣入女則女多疾病黑氣入女多婦人喪赤氣入女婦人喪多以死兵

天文總論曰黄雲氣入女則女主有慶賀事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六終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七

列舍虛宿前論

虛宿統占

虛宿所管星

日暈虛宿

月暈虛宿

虛宿統占

傳曰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居邑廟堂祭祀禱祀之事又主死喪哭泣

郄萌曰虛星不明則天下大旱

甘德曰虛星搖動則有井田之法

武密曰虛星体静而明則天下安寧

虛宿所主分野度數

日蝕虛宿

月蝕虛宿

月犯虛宿

陶隱居曰虛星欹斜上下不比則享祀失禮
禮緯稽命曰禮得其宜則虛星見主哭泣墳墓
郄萌曰將有哭泣墳墓之事占於虛也
石申曰虛星欹斜上下不正即享祀不恭
甘德曰虛星動將有喪一曰大人當之
古今星釋曰虛二星貴明潤而光澤喜齊明不喜大小有差若
明潤星主天子祭祀之禮得見其宜星暗而不明其野有喪
葬哭泣之事亦曰大人惡之
大象旁通曰虛星大小不齊而失常色者其國有大喪星移徙
則天子失祭享之禮亦曰有哭泣之事
陳卓叙占曰人君德不通於神明虛星失常色主其野有哭泣
事故星傳言將有哭泣喪葬必占於虛者

虛宿所主分野度数

虛二星一十度距南星去極一百三度在赤道外十二度去九
小國古今註曰亦主外國是也
舊經去極一百四度
唐一行測虛去極一百一度
天文録曰虛宿所主分野屬齊青外國拂林蕪影木伎并九小
國

虛宿所管星

天壘城西星在哭星南二尺其西星入虛五度
哭星二星在虛南其西星入虛二度
人星在虛北其西南星入虛六度
車府星七星在天津東河中東西列其西頭星入虛七度

壘壁陣星西頭三星入虛七度

日蝕虛宿

天文錄曰日蝕虛戒之在於主市租稅及繒帛器物刀斂金玉之臣

天文總論曰日食虛其國有憂

武密曰日蝕在虛其邦有喪

大象旁通曰虛宿主冢宰之位及宗廟祭享哭泣喪葬之事日蝕在虛其國飢宗廟無粢盛祭享失禮

陳卓叙占曰日蝕在虛幾既其國有大喪一曰天子哭泣則蝕虛幾既

古今通占曰日蝕在虛從上始者天子有憂亦曰其國多哭泣事日蝕在虛從下始者則祭享不恭人臣失職日蝕在虛從中始者後宮有喪亦曰人君多哭泣事

京房外傳曰日蝕在虛京師見四方不見其殃在人君亦曰有哭泣事日蝕在虛四方見京師不見其咎在臣下主大臣有匿謀以事坐法

河圖遺書曰日蝕在晦不在朔主後宮祭享不恭亦曰國多喪葬日蝕在虛在二日不在朔亦主後宮有大疾又曰有喪葬事

日暈虛宿

天文總論曰日暈虛則丞相下獄古今註曰內青白外赤黑大臣下獄

石申曰日暈虛民飢多流亡百姓失業

武密曰日暈虛后妃多死喪古今註曰日暈內有黑氣後宮多死喪者也

大象旁通曰日暈再重內青黃外有黑氣相奄者國多哭泣一

曰後宮惡之

陳卓叙占曰日暈三重及五重者內青白外赤黃旁有黑氣相奄者國多大飢民人死白骨如丘山

古今通占曰日暈虛開口旁有黑雲氣往來于暈口中主國憂

虞亦曰祭享失禮宗廟不安

河圖遺書曰日暈虛七重及十重者其國無君一曰有更王又曰有革政星傳言曰日暈虛十重其國易君

京房外傳曰日暈虛日中有黑子旁有黑雲氣者國宗廟移徙社稷不安主弱臣强天下亂

廣古今占曰暈虛上有冠氣色黃者其國君有喜慶事旁有兩珥者宗廟安祭祀時日暈虛有四珥者國得地又曰外國有納土者

月蝕虛宿

天文錄曰月蝕虛主刀劍衣服金玉之臣當有黜者

李淳風曰月蝕在虛其邦有喪改服

武密曰月蝕在虛百官有憂

大象旁通曰月蝕虛從上始者後宮有女喪一曰女主惡之月蝕虛從下始者掌宗廟祭享之官以失職被黜月蝕虛從旁始者國多疾疫民多喪葬

陳卓叙占曰月在虛蝕幾既其國有被廢后亦曰女主當之又曰後宮失賢妃

海上通占曰月在虛蝕幾天晦不見星其國宗廟毀一曰人君徙宗廟又曰祭祀失時宗廟改

張平子通例曰月在虛蝕非其月其國有陰謀又曰後宮有陰

謀又曰人君防內變

河圖遺書曰月蝕在虛不在望者（古今註曰不在望謂不在日月相望之辰也又曰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者是也）其國女主失勢一曰後宮多爭訟又曰賤女入天子禁庭又曰賤女干內政

月暈虛宿

天文錄曰月暈虛有兵謀風起不成

天文總論曰月暈虛宗臣有誅不爾冢宰有黜

陶隱居曰月暈虛兵勤民飢天下流亡

大象旁通曰月暈內有白氣如連環相貫者其國冢宰有憂一曰有臣被黜者

陳卓叙占曰月暈虛與歲星合者廊廟得賢冢宰又曰賢者在高位月暈虛與熒惑合者後宮有兵起又曰宗廟災祭享廢月暈虛與鎮星合者大臣被斥逐其野民饑月暈虛與太白合者宗廟移其野失上亦曰有兵變一曰鈇鉞用月暈與辰星合者其野大水歲饑民用

陳卓叙占曰月暈虛一重則無他變者期三日有風雨若暈三重至五重者冢宰有被黜又曰大臣若月暈虛七重及十重者國棄祀宗廟災亦曰有內亂

廣古今占曰月暈在望其國失賢臣亦曰不賢者在高位月暈虛在上弦者宗廟臣有誅不爾冢宰坐事月暈在下弦曰其野有急兵亦曰宗廟有兵變

河圖遺書曰若兩軍相當月暈虛有風則不戰而解若暈三重已上天下軍破將死（古今註曰兩軍相當月暈三重已上先舉者有死將是也）

月犯虛宿

天文録曰月犯虛其國有憂有將死月犯於虛有土功之事又曰在外軍饑

天文總論曰月犯虛主兵起有陵廟之事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虛山邑復起

郄萌曰月犯虛其國有憂將軍死若月變於虛有土功事君在外民飢一曰飛虫多死

荆州占曰月犯虛宗廟兵動宗社有憂

陳卓叙占曰月逆行犯虛冢宰失位一曰大臣被逐若月奄虛宗臣誅又曰冢宰死

廣古今占曰月行側道犯虛多喪葬一曰有陵廟事又曰起陵寢興土役百姓勞怨天下苦之

大象旁通曰月入虛倚前其野大旱民飢月入虛倚虛後其國大水宗廟毁社稷不安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乘虛凌奄虛上星其國失賢冢宰一曰賢人在野若月犯虛大星則國憂旱亦曰憂火災月犯虛太東則國憂水犯虛四國有兵變犯虛北則不占

張平子通例曰月逆犯奄虛二星不見者其國有大喪易衣服又曰大人當之

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

聖旨編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七終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八

列舍虛宿後論

歲星犯虛宿　熒惑犯虛宿　鎮星犯虛宿

太白犯虛宿　辰星犯虛宿　客星犯虛宿

彗星犯虛宿　孛星犯虛宿　流星犯虛宿

雲氣犯虛宿

歲星犯虛宿

天文別録曰歲星入虛則有土功事犯圍乘守虛宰相有誅必有德令　天文總論曰歲星經虛其色潤澤則齊地有獻美女不爾被國自納　石申曰歲星守虛昭穆失序民多飢荒若歲星與鎮星同守虛為陰陽失序水旱不時　海中占曰歲星犯虛王者改天下民飢　荆州占曰歲星犯乘守虛東

民飢暴死處虛南宮中兩血宰相坐之處虛西其月少雨處虛北不占　海中占曰歲星守虛兵大起　郄萌曰歲星居虛亦多水亦五穀傷一曰將散離士卒亡若歲星逆行則簡於祭祀　荆州占曰歲星守虛七日已上有起宗廟修陵寢事　甘德曰歲失色守虛天王改服古今註曰失色守虛天王改服謂國大喪而改　武密曰歲星經虛齊國貢美女若歲星留二十日不下有立諸侯六十日不下國有死將百日不下改年號　李淳風曰歲星守虛君臣離散　大象旁通曰歲星居虛太東而復犯之其國昭穆失序宗廟有災歲星居虛太南而復犯之其國有廢貴女亦曰有被黜相歲星居虛太西而復犯之其國有急兵亦曰破軍將死居北則不占陳卓叙占曰歲星循軌度入虛宿居之久而不去者其國得地若色變而居之有自立諸侯　大象旁通曰歲星逆行失度退守虛宿其野有喪又曰人君改服　廣古今占曰歲星逆行不循軌度犯虛其國更造宗廟一曰新墳墓若凌犯上星則宗廟毀國棄祀　春秋魯襄公二十八年歲星失次淫於玄枵中五度在虛為蛇乘龍是歲星行虛下龍為壽星宋鄭之分野梓慎曰蛇乘龍宋鄭當飢裨竈占曰周王及楚子皆卒以虛衝午午為張翼周楚之分二人占各不同而各有驗

熒惑犯虛宿

天文録曰熒惑入虛國王有大事大赦天下喜賜諸侯守百三十日已上王者益地將有慶賜爵封者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入虛中七月則齊王憂不爾家宰凶古今註曰未當未而

来日入　陶隱居曰熒惑守虛則糴貴　石申曰熒惑守虛旱災女子多死萬物不成有土功天子自將兵若入虛中三月齊王死一旬相黜　郄萌曰熒惑入虛逐功臣一曰牛車貴荆州占曰熒惑入虛天下有變諸侯有死者　黃帝占曰熒惑入虛左右恐失火　陳卓曰火在虛南楚地旱在虛西濟廬江旱在北遼西旱　甘德曰火在虛人民為變　黃帝曰熒惑守虛大旱穀貴　陳卓曰熒惑犯虛流血滿野　郄萌曰熒惑入虛成勾已大人憂戰不勝　李淳風曰熒惑守虛民飢將軍叛　大象旁通曰熒惑入虛宿其國有逐功臣亦曰有被黜賢冢宰古今註曰熒惑未當來虛而來曰入虛冢宰之位故熒惑入虛有逐相者此也　陳卓叙占曰熒惑犯虛其國流血亦曰有覆軍有將死古今註曰熒惑與虛相去七寸曰犯之及十日已上者不有破軍必有死將者此也

帝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闘於虛占曰大兵起破軍殺將虛齊之分初齊王問定京都因留輔政遂專政慠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討之問交戰政焚宮闕問兵敗夷滅

鎮星犯虛宿

天文録曰鎮星守虛則旱多風粟價貴　天文總論曰鎮星守犯入虛中有赦德令行　郄萌曰鎮星入虛天下大虛　巫咸曰鎮星入虛有兵災五穀不成　海中占曰鎮星守虛人多不安多祆言　郄萌曰鎮星守虛大臣欲危宗廟若逆行虛其君簡祭祀又曰鎮星未當至虛而至者國有客兵當至虛而不至者其國有兵　郄萌曰鎮星逆行虛者天下諸侯血食盡罷　武密曰鎮星出入守犯虛當有急令者若星行

疾當有客兵斧鉞用　石申曰鎮星守虛風雨不時大旱多風来貴　李淳風曰鎮星入虛大人憂天下虛政亂　李佺曰鎮星守虛有客兵不過五日　大象旁通曰鎮星薄虛宿其野有逐相一曰有被黜大臣亦曰臣下以事失職古今註曰鎮星與虛之上星兩体相着曰薄星傳以謂鎮星薄虛冢宰位虛者此也　古今星釋曰鎮星襲虛中其野有死大臣亦曰昭穆失序宗廟無紀綱又曰為死臣為逐相古今註曰鎮星侵虛中曰襲故星傳以為鎮襲虛中上宰位空者此也

太白犯虛宿

天文録曰太白出虛九十日則大赦入虛則天子以正誅出入留舍五十日則其國君有小災　天文總論曰太白守犯虛則天下多孤寡　海中占曰太白出虛大臣謀政急　郄萌曰太白入虛大臣多就獄者又曰多土功民流入留五十日不下其國君有疾犯虛則軍起　荆州占曰太白芒角守虛大臣謀君　武密曰太白犯虛大喪有兵　陶隱居曰太白守虛政急有兵　大象旁通曰太白經天抵虛其國有急兵亦曰無兵兵起又曰為貴臣以兵叛主為裨將兵叛大將古今註曰太白過午晝見為經天緌天與虛正相觸曰抵故星薄言太白觸虛其不者兵起若經天而觸之軍覆將死者此也　陳卓叙占曰太白逆行會虛下星其國有女喪亦曰宗廟失祭享古今註曰太白逆行謂失度與虛不星光耀相逮曰會星傳以謂太白逆會虛女主德之者是也　古今星釋曰太白貫虛中其野有廢后亦曰后族失勢古今註曰太白西入東出于虛中曰貫故星傳以為金貫虛后族拘者拘執之也　後魏太延二年十月癸巳太白犯虛占曰有兵喪五年九月蠕蠕音儒犯塞京師大駭恭宗命長孫道生而擊之

辰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辰星犯虛其邦多水災辰星在虛東春有水在虛南夏有水在虛西秋有水在虛北冬有雷雨　海中占曰辰星犯虛春旱秋水五穀不成　郗萌曰辰星犯虛大水出民無所居　石申曰辰星守虛水災萬物不成　李淳風曰辰星犯虛其邦多水政令急若守虛角動色青臣有欺君者有兵喪於國　古今星釋曰辰星變色凌虛者其野大水災毀城邑溺人民百姓失業古今註曰辰星在虛忽乘虛上曰凌又失本色故星傳以為辰星凌虛無行千里又曰無行井邑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辰星失度與虛會其國有急政亦曰江河暴決洪水橫流古今註曰辰星失度逆行與虛宿光耀相逮曰會故星傳以為辰星會虛主大水者此也

客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客星入虛中有大赦期七十日色青黑有哭泣事赤色糴貴　武密曰客星入虛有井田之法改制之事　李淳風曰客星入虛色白為獘客來者出虛大臣亂大兵起其國有喪　詩緯含文嘉曰宮室得礼則虛危有德星應又曰居喪以礼則德星見虛危　黃帝占曰客星入虛君使人之諸侯國　石申曰客星守虛兵革動　陶隱居曰客星守虛其兵有兵疫若淩犯環遶成勾已國亂有兵　郗萌曰客星守虛色青黑有告喪者　李淳風曰客星守虛兵起近期一年遠期三年　武密曰客星守犯虛當有哭泣事　陳卓叙占曰客星破虛星其埜有亂兵亦曰破軍殺將又曰有死將古今註曰客星從虛星中出曰破故星傳以為客星破虛不利舉事用兵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客星貫虛中其國將弃祀一曰為國亡為內亂古今註曰客星自西入復東出曰貫故星傳以為客星貫虛國絕祀者此也

彗星犯虛宿

天文録曰彗星干犯虛其國凶出虛則天子自將兵于埜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入虛有兵起　陳卓曾彗星出虛其國野戰血流　甘德曰慧星犯虛其國亾　郗萌曰彗星犯虛宗廟兵起　荆州占曰慧星犯虛有哭泣事　武密曰彗星見虛有兵喪芒炎所指國必亡　陶隱居曰彗星犯虛其分有兵人相殺　李淳風曰彗星犯虛其分有叛臣　大象旁通曰彗星如掃抵虛中其國天子戎服亦曰禁衛兵起又曰天子兵盡行古今註曰彗星出與虛正相觸曰抵故星傳以為彗星如掃抵虛天子自將兵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彗出薄虛其國相拘亦曰有被出冢宰古今註曰彗星出與虛相着曰傳故星傳以為彗出薄虛上宰受刑亦相拘之意拘執之也

孛星犯虛宿

天文録曰孛星犯虛中有哭泣之事其國憂　天文總論曰孛星出入虛有兵起　武密曰孛星出其野大戰流血　李淳風曰孛星出虛其國有叛臣　陳卓叙占曰孛星薄虛其國有內亂大臣窃柄專恣無君以事坐法古今註曰孛星與虛宿兩体相着曰傳故星傳以為孛星薄虛奸臣被誅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孛星襲虛宿其國絕祀一曰祭享失禮宗廟危古今註曰孛星相侵虛宿曰襲故星傳以為孛襲虛宿社稷顛覆者宗廟危也

流星犯虛宿

天文録曰流星入虛中其分大人有憂相賊出虛則貴人求醫藥　天文總論曰流星入虛色黃有未受賜者出虛則有大

臣出使四方者　武密曰流星入虛色青哭泣事色黃白有受賜者又曰流星出虛有重臣出使　海中占曰流星入虛兵聚其下　乙巳略例曰流星光潤出入虛冢宰有賞賜天子有德令若色黑出入虛冢宰臣死或有黜者　大象旁通曰流星抵虛其國失賢一曰大臣失職為內憂為相死古今註曰流星正與虛相觸曰抵故星傳以為流星抵虛宿冢宰受刑戮者也

陳卓叙占曰流星襲虛宿變色貫之色青宗廟火災色黑言國有大水色黃宮冢宰受賜一曰為進秋古今註曰流星自西入而復來出曰貫因而相侵曰襲故星傳以為流星貫虛上星宗廟有憂因襲下星上相受辱者亦是意也

雲氣干犯虛宿

天文録曰蒼氣入虛為哭泣出虛禍則除赤氣入虛有火災黃白氣入虛天子以喜祀於宗廟出虛享氣也　天文總論曰黃雲氣入虛人君有喜慶　郄萌曰白氣入虛有客來黑氣入虛有水憂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八終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九

列舍危宿前論

危宿統占 坟墓四星附

危宿所管星　　日蝕危宿　　日暈危宿

月蝕危宿　　月暈危宿　　月犯危宿

危宿統占 坟墓四星附

傳曰危三星主天府一曰天市玉架屋受藏之事　郄萌曰將欲蓋屋必占于危其有所主皆同虛坟墓萬危下凡積土大者曰坟小者曰墓所以封棺槨也其星主死喪哭泣之事

武密曰坟墓四星主兆域以明族之礼以主封之度大夫守

石申曰坟墓四星在危下主山陵悲慘事星小失本位不見即山陵毀敗　星讚曰坟墓四星主悲泣也　郄萌曰危星

不明客有誅者　黃帝曰危星卒動不明帝作宮殿有土功事　甘德曰危星動有架屋事　石申曰危星主宗廟星動或暗天子作宮屋有兵事　陶隱居曰危星主宮室祭祀動而暗天子行宮有土功事　陳卓叙占曰危星主天府與天市亦主天子更造宮宇及宗廟祭享之事星明潤而光澤則天子德至于天祭祀時宗廟固天下和平星暗及變色其國有土功更造事百姓勞怨天下苦之　古今星釋曰危星踈坼則宗社危朝庭顛覆星就聚則人君失勢强臣擅主命星移徙則宗廟毀又曰宗廟移光浮而數動揺其國失大臣亦曰失功臣心　河圖遺書曰危三星一星亡則其國有憂二星亡則天子興土役更造宮室以侈其心三星俱亡其國將亡一曰危為宗廟危三星俱亡國將弃祚古今註曰順度而出曰見依時而没曰亡故星傳以為危亡三星異姓方興此以弃祚之義

危宿所主分野度数

傳曰危三星一十七度距南去極九十八度在赤道外七度舊經距南去極九十七度　唐一行測距南去極九十七度天文録曰危所主分野屬東蔡平原外國土蕃同國東天竺并九小國

危宿所管星

蓋屋星在危南其西星入危九度　虛梁星在危東其西星入危七度半　泣星在危其西星入危三度半　天錢星其西南星入危一度　坟墓星在危東北其中星入危六度　杵星其南星入危三度　車府星東四星入危六度　螣蛇星西十六星入危八度　土公吏星其東星入危九度　北落

師門星在羽林南入危一十二度　天綱星在危南入危八度　敗臼星兩相対其北頭星入危五度　壘壁陣中四星入危十三度　羽林星在室壁下壘壁陣南東而列北第一行西六星入危十三度　斧鉞星其星入危一十六度

日蝕危宿

天文録曰日蝕危戒之在于主市租税及繒帛器物刀劒金玉之臣　天文総論曰日蝕在危主陵廟摧　武密曰日蝕在危有哭泣事　李淳風曰日蝕在危有大喪君臣改服　陶隱居曰日蝕在危宮殿摧有叛臣天下改作　大象旁通曰危宿主天府及宗廟營造至市租税之官亦主國家陵廟及喪葬哭泣之事日蝕在危旁有黑氣掩覆者主其國大飢宗廟无粢盛簡宗廟祭享　陳卓叙占曰日蝕危幾既其野人君有憂亦曰國大喪人君當之星傳以為天子哭泣則日在危蝕既　古今通占曰日蝕危從上始者天子改衣服星傳以為日蝕危從上始者君臣並哭日蝕危從下始者下謀上臣殺君日蝕危從中始者天子有内憂亦曰禁苑有匿謀河圖遺書曰日蝕危在晦不在朔其下有女喪亦曰陵廟營土功日蝕危在三日不在朔其後宮有陰謀亦曰喪葬事一行游儀後論曰日蝕危上有冠氣旁有兩珥者其國有喜慶事期十六日有納土之臣

日暈危宿

天文総論曰日暈危其邦有喪一云其下當有廢立　大象旁通曰日暈危再重日中復有黑子者其下有走君一曰有亡國　陳卓叙占曰日暈危五重及七重者其國有喪亦曰陵

廟興工役又曰日暈危十重者大人當之又曰君臣易服者也　廣古今占曰日暈危開口者期三日有大風蕩屋瓦拔巨衣若旁有黑雲者往来于暈口者其野有急令亦曰有内變天子當出德令以解之　河圖遺書曰日暈危復有白虹貫暈者其國有死君為亡地為宗廟毀為陵寢摧為内亂為兵喪為臣殺君為下謀上

月蝕危宿

天文総論曰月蝕危其分有兵喪不爾不臣憂　李淳風曰月蝕居危刃斂官憂衣服金玉之人以失職被黜　武密曰月在危蝕大臣薨　陶隱居曰月蝕危宮殿摧大臣叛大象旁通曰月在危蝕其國多風雨五穀傷　陳卓叙占曰月蝕危幾既其國后宮有憂亦曰後宮有匿謀又曰有廢后　河圖遺書曰月蝕在危陵廟崩摧一為更造寢廟又曰為土功民勞怨　古今通占曰月蝕在危從上始者主女喪日蝕在危從下始者國多營造下民苦土功從旁始者宮殿多警憂亦曰后宮多忿爭　海上通占曰月蝕危既不見星晦暝至旦者其國有陰謀亦曰臣下有叛謀　一行游儀后論曰月在危蝕非其月其國失祚一曰弃祀為絶嗣　張平子通例曰月蝕在危不在望者其國女主失勢亦曰為廢嫡為立庶又曰為賤女專内政為賤妾入禁廷

月暈危宿

天文総論曰月暈危有兵一曰軍敗　武密曰月暈危先用軍者必敗　陶隱居曰月暈危人多病死　郄萌曰月暈危民去其室　大象旁通曰月暈危暈内有黑氣如獸狀如吞嗜

者其國多營造宮宇亦曰女工興民勞怨　陳卓叙占曰月暈危與歲星合者朝廷多慶事亦曰掌衣服金帛之官受賞賚月暈危與鎮星合者其國多土功亦曰民若土役月暈危與太白合者不有敗軍必有亾國月暈危與辰星合者天下火水亦曰斧鉞用　張平子通例曰月暈危一重至三重者別无他變期三日有風雨亦曰日內陰不見月若暈危五重至十重者其國有廢后　河圖遺書曰月暈危在上弦日其國有喪葬事月暈危在下弦日其野有內亂亦曰有急兵起天子庭

月犯危宿

天文録曰月犯危其國有憂軍將死月行入若犯危有哭泣之事　天文揔論曰月守犯危大臣憂　石申曰月入危中宮殿陷大臣逆　郄萌曰月行入危中有哭泣事又曰將軍死一曰民多死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危治樓台屋宇者多陶隱居曰月入危天下亂來年大飢　武密曰月犯危有大喪天下改服又曰月在危有變將有哭泣死喪坟墓動衆之事　石申曰月犯危來年米貴民飢兵乱　陳卓叙占曰月行側道犯危主天子多營造事一曰土功興民苦役　廣古今占曰月逆行犯守危其國多內憂亦曰臣下有陰謀　大象旁通曰月入危中其下多凶亦曰為哭泣為死亡古今註曰月逆行入危中星傳以為未當至而至者謂之月入危中國事多凶者此也　河圖遺書曰月入危倚危前為廢嫡倚危後為立庶亦曰倚前則為旱倚後則為水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逆行犯危太南其國多土功百姓苦役為亂月逆行犯危太北其國陰謀

亦曰臣下叛亂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九終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

列舍危宿後論

歲星犯危宿　熒惑犯危宿　鎮星犯危宿

太白犯危宿　辰星犯危宿　客星犯危宿

慧星犯危宿　孛星犯危宿　流星犯危宿

雲氣犯危宿

歲星犯危宿

天文録曰歲星入危二月有受爵土者犯危民多土功若有哭泣事守危則有兵起憂　天文総論曰歲星犯危天雨血

武密曰歲星舍危多盜賊人民相惡　晉天文志曰歲星犯危有兵一曰危齊也守危淫役煩多下民屈竭　郗萌曰歲星入危政在臣下人君内弱　荆州占曰歲星入危三月已

上有受爵土者　甘德曰歲星犯守危諸侯天子更宮室民多土功有哭泣事　石申曰歲星守危其國兵起　巫咸曰歲星守危徭役煩賦斂衆下屈竭莫能供一曰多盜賊人民相惡　荆州占曰歲星守危七日已上去之四尺王者治宗廟高宮闕　石申曰歲星守危祠祭不恭主哭泣事更造宮室人勞土功　大象旁通曰歲星居危太南而復逆之其國簡宗廟祭享之禮不恭鬼神宗廟將傾歲星居危太東其國有廢立事居危太西其國臣下叛亂欲覆宗社居北則不占陳卓叙占曰歲星循軌不失常色居危守之久而不去者其國益地人君有喜慶事若變色失行去之西則西國勝去之東則東國勝南北亦然　張平子通例曰歲星盈而與危會其國有喜亦曰人君得地若兩軍相當為主者勝古今註曰越舍日盈二星光耀逆之謂會歲越舍與危會所宿國有喜兩軍相當高主者勝故星傳言未盈而會危其下益地也若歲星縮而與危會其國有憂亦曰人君失地若兩軍相當為客者勝古今註曰退舍謂之縮一宿光耀相連之謂會星退舍與危會所宿國有憂兩軍相當為客者勝故星傳言未縮而會危其下亡地

熒惑犯危宿

天文録曰熒惑入危中三月齊王死入旬相死干犯出走越亡地若入留守三十日若九十日東方有兵起歲旱不熟糴貴天文總論曰熒惑犯守危有大赦守下星大臣死守中星諸侯亡　武密曰熒惑舍危天子賜諸侯又曰熒惑出入留舍危其國繕城郭而兵起一曰大臣亂　石申曰熒惑守危人多疾兵動久守不去近臣叛　李淳風曰熒惑守危諸侯謀叛若守上星為人民死守中星諸侯死守下星大臣死期一

百八十日　郄萌曰熒惑入危天下有更變之令又曰入天府天子治府事　巫咸曰熒惑留危羣臣不恭祭祀　甘德曰熒惑守危大國有憂人民為變天下大疫　海中占曰熒惑守危春旱秋涝　陳卓曰熒惑守危宮中多火災　李佺曰熒惑入危兵起　大象旁通曰熒惑襲危中星其國有自立諸侯一曰諸侯叛已（古今傳以今註曰熒惑侵危中星謂之襲故星以為襲火危中藩臣叛凶此也）　陳卓叙占曰熒惑逆犯危抵危下星有逐相一曰大臣受辱主諸侯亡亦曰藩臣死（古今註曰熒惑與危正相觸曰抵若以其所抵之星亡之故星傳以為火抵于危諸侯勢權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熒惑行盈而貫危其國有死喪亦曰有史造陵寢之事若行縮而貫危其國有女喪亦曰有哭泣事（古今註曰熒惑自西越舍而入復來出危曰貫故星傳以為火盈貫危國有男喪者此也熒惑自西退舍而入復東出于危曰貫故星傳以為火縮貫危國有女喪者此也）

鎮星犯危宿

天文録曰鎮星守危則旱五穀不實民多疾有土功事犯危其分大戰逆行入危則齋戒不謹　天文摠論曰鎮星守犯危五日已上天子畋獵　郄萌曰鎮星出入留舍危其國破必有憂及流亡者未當至而至者其國有客兵至五日而不去者其國用兵　陳卓曰鎮星犯守危其國大戰工匠用　甘德曰鎮星犯守危皇后憂兵喪並起　陶隱居曰鎮星守危祠祀不恭有哭泣事天子更造宮室人勞土功　石申曰鎮星守危有土功旱災兵起　武密曰鎮星入危大亂賊臣起若出入留舍其國亡地必有流血又曰鎮星守危天子戈獵天下儉兵水並起一曰鎮星守墳墓人主哭泣之聲　大象旁通曰鎮星逆行失度犯危其國興土功一曰重徭役天下

民勞為亂古今註曰鎮星逆行失度相去七十日犯故星傳以為上逆犯則危工在用百姓叛亡者此也

河圖遺書曰鎮星失常入危其野寢廟崩宗廟毀人君防內變古今註曰鎮星失常色不當來而來曰入故星傳以為危中其國將空者是之也

張平子通例曰鎮星行盈而變危中星其國大臣叛一曰臣下有陰謀若鎮星行縮而凌危中星諸侯死亦曰大臣失勢

又曰大臣被斥逐古今註曰鎮星在危下則越本度而上乘中星者謂之盈變故是傳以為土盈危中星其下有逆謀者此也鎮在危上則退本而下乘危中星者謂之縮故星傳以為土縮凌危中星人臣被黜者此也

太白犯危宿

天文錄曰太白犯危有兵起出入留舍天下有急事兵且大起加于齊國守危則旱多大災民有癰疽之疾　天文總論曰太白守危一尺內則諸侯无忠者以言相謗有黜　郗萌曰太白守犯危大臣謀主政急若太白與危閑不出其年有叛

臣　巫咸曰太白犯危无兵ヒ起有兵ヒ罷五穀不成多火災　石申占曰太白守危將軍有憂　陶隱居曰太白守危兵罷將軍有喜　武密曰太白守危星去之一尺諸侯无患以讒言相謗或有密者　李淳風曰太白犯守危天下有急事兵起國憂有兵加齊分　李佺曰太白守危兵起其下　大象旁通曰太白經天會危中星其國有女喪亦曰為內憂為后宮改服古今註曰太白過午晝見曰經天與危光耀相逮曰會故星傳以為金經天而會危其野有女喪者此也

陳卓曰太白逆行抵危其國有急兵亦曰无兵兵起人君憂兵古今註曰太白逆行與危正相觸曰抵故星傳以為金抵于危兵叛不回者此也

張平子通例曰太白逆行盈而薄危其國有大將以兵叛主又曰兵潰殺主將若太白行縮而薄危其野有死君有改主亦曰為軍改古今註曰太白越舍與危兩体相着玆謂行盈而薄危故星傳以為金盈危故下謀上是也太

白退舍興危兩体相着兹謂行縮而薄危故星傳以為金縮
薄危其下有易君者此也

辰星犯危宿

天文録曰辰星犯危奸臣有謀守危多水災糴貴　天文総論
曰辰星出危其分有喪大臣戮久守則皇后憂疾　荆州占
曰辰星犯東守危天下亂　甘德曰辰星守犯危大臣被黜
刑法官有憂其國多災　郄萌曰辰星守犯危其國破　石
申曰辰星守危臣下謀叛水災　陶隱居曰辰星守危下臣
謀亂法官有憂　武密曰辰星守危皇后憂疾兵喪並起
大象旁通曰辰星貫危陸地行舟古今註曰辰星自西入而復東出曰貫故星傳以為
水貫危高阜權以言其水崩陳卓叙占曰辰星凌危中其國
之也
多水災又曰金戀生魚　河圖遺書曰辰星變色抵危者
其野有兵喪國飢民困　古今星釋曰辰星奄危中星其下
有哭泣事亦曰民苦土役為亂一曰百姓有離心

客星犯危宿

天文録曰客星入危有土功守危則諸侯有憂　天文総論曰
客星出危多雨水五穀不登　荆州占曰客星守危王侯有
斃者一曰王者起宮室有土功　郄萌曰客星入危三日有
赦　陶隱居曰客星守危有立王侯　石申曰客星守危國
敗來貴飢荒　李淳風曰客星犯危有哭泣事一曰多雨水
五穀不收若入危有土功王者築宮室不出一年　大象旁
通曰客星大如五斗器凌上星者其野有自立諸侯凌中是
天子興土功營造宮宇凌下星後宮有廢后亦曰有廢嫡立
庶事古今註曰客星在危下忽乘危上星曰凌故星傳以為
客星凌危其國不寧者此也
陳卓叙占曰客星變色赤有芒角抵危其下有覆軍死將亦

曰兩軍相當不利先舉者　張子平通例曰客星破危中星其國兵權亦曰不利舉事用兵古今註曰客星從危中星中出是謂破危故星傳以為客破危星威權者此也

魏明帝景初二年十月客星見

危占曰有兵喪至三年正月帝崩齊王方改元正始至二年五月吳將朱然圍襄陽金宗掠淮南遣司馬懿率家去之

彗星犯危宿

天文錄曰慧星出危糴貴有大水犯危其國有叛臣兵起大將出軍　石申曰彗星干犯危其下有叛臣　陶隱居曰彗星犯危其國數兵起　李淳風曰彗星出危將軍出國易政大水民飢期三年　大象旁通曰彗星如掃帚危其國有更主一日除舊冥新亦更主之象也　陳卓叙占曰彗星出危中可丈所芒奄上星不見其野破軍殺將一曰為亡地為屠城

張平子通例曰彗星指危中其國多更造一曰以土功失民心又曰百姓苦役為亂

孛星犯危宿

天文錄曰孛星干犯危其國有叛者兵起大將軍出　武密曰孛星犯危其國有叛者　石申曰孛星犯危國叛兵起　古今星釋曰孛星守危上星其國有急兵亦曰天子憂兵　陳卓叙占曰孛星抵危後宮有憂亦曰宮中有哭泣事亦曰陵廟營土功　張平子通例曰孛星犯危其國有叛臣亦曰有陰謀哭泣

流星犯危宿

天文總論曰流星入危其下不安下欲謀上不出半年　李淳風曰流星犯危祭祀事動春夏犯水災溝洫沒秋冬犯口舌

大起　武密曰流星入危下謀上若抵危北狄交兵　陶隱居曰流星抵危天下不安　乙巳略例占曰流星黃潤出入危天下人民安五穀熟土功興若流星黑出入危天下太廟及祖陵有水事一曰大臣災　大象旁通曰流星抵觸危其國暴兵起亦曰外奸入國境又曰奸使來所之野各以其色占之色黑言憂色青言貸衆色黃奸謀不成色赤言急兵色白言報喪

雲炁犯危宿

天文總論曰蒼白雲氣入危有土功蓋屋大造宮室之事青雲氣入危國有憂黑氣出危下有水災不爾哭泣赤炁出危有火災黃雲氣出入危國有喜白雲炁有兵　李淳風曰蒼赤若白雲入危有土功蓋屋事若蒼氣入危國有憂損屋事

武密曰蒼氣入危有損屋事黑炁入危有喪事赤氣出危以火發屋白炁出危有憂事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 終